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〇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四〇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0·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六 起彊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喪息浪翻。嚴綬之敗，山南東道未分爲二帥也。既分爲一帥而高霞寓敗於鐵城，袁滋代之又敗。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行孟翻。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易，弋豉翻，輕易也。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懈，古隱翻。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敗補邁翻。帥所類翻。輕愬，各位素微，遂不爲備。爲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深沈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澣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之敗，人心皆懼，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沂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据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近其靳翻。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摩尼來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史炤曰：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至是遣歸國也。命宗正少卿李誠吏回鶻諭意，以緩其期。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十將，軍中小校也。邏，郎佐翻。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言唐鄧之東邊也。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分，扶問翻。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爲于僞翻。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復扶又翻。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委克蔡州古葛伯城。漢書陳留睢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此，必韓弘奏捷也。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近其靳翻。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輕，牽正翻。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好呼到翻，爲則秀琳自降矣。降，戶江翻。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黃州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皐之子也。曹成王皐，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勳名。淮西被兵數年，被皮義翻。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芡，巨檢翻。今謂之雞頭。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帥讀曰率。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復扶又翻。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郝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

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二年，又移於後魏慶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饒州長河縣，勃音短。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渾鎬既敗，翻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才非諸帥所能制也。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勞力到翻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更工衡翻。悉遷婦女於唐州，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自出己上，李愬事。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愬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按宋白續通典郾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自此以上攻郾城事。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士人之材勇者爲兵，以討蔡，號爲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玢府巾翻。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爲之注也。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嗜吁山。嗜鋤加翻，吁虛加翻。擒淮西將柳子野。上以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此以李愬事。質音致。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順死謂歸順而死，逆生謂從逆而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青陵在郾城西南。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蓋溵水之此回曲因以爲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此以上又李光顏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嬀居爲翻，姓也。九域志曰：蔡州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時當在西平界。按新書冶爐城在確所東。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界。蘄梁童西淮州，左真陽，白狗堆後齊慶州，爲齊興郡，壽慶郡爲白狗縣，隋開皇初改縣曰懷州，大業初省入真陽，隋志真陽有汶水。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西平春秋柏國，漢爲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里。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於此。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六鎮討王承宗者，事見上卷十一年。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出境，謂出武彊之境。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李逢吉等之言，即韋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勢已屈，不得不從也。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爲順陽，隋改爲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鎮此作青喜，筆誤也。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易弋豉翻，平易也。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興橋柵在常陵張柴村東，暴官軍。陵者加之以氣暴者虐之以威。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張柴村在文城縣東大十里，師讀曰率。愬召廂虞候史用誠。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幟昌志翻。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易以豉翻。輕之也。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或至夜分，夜半爲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此行營諸軍移文之言，諜徒協翻。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歸死猶言致尸也。左傳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杜預注云：致尸於司寇使戮之。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乃署散兵馬使，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散逐但翻。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唐隨牙隊三千人，牙隊者節度使牙衛從之隊猶今之親帳部。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鎮，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歎然曰：此吾計也。賊恃勝而不備，愬則愬得以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突將，突忽翻。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閏月己亥，程异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是年春，程异督財賦於江淮。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謔，虛約翻。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觀，官觀之觀。宗之臨政也，習與性成，雖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右賢。尋出爲虔州刺史。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綬，京兆人。史著綬，京兆人，以言其生長京邑，習見浮僞，非能以德義鎮衛誘掖東宮，古言狃。士之民不才良有以也。吳元濟見其下數叛，數所角翻。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史言董重質之權。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戣，巨龜翻。明州歲貢蚶蛤淡菜，蚶，呼甘翻。魁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入，蚶如瓦甒者，謂之瓦甒蚶。蛤，葛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甒，蛤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濱，潮汐往來爲鹵之地，淡菜狀如蛤而小，黑殼唇有鬚，如茸，肉甘脆。蛤，蒲潮翻。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戣爲嶺南節度使。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討淮西。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難於運轉，民至無以耕。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復扶又翻。卿真能爲朕行乎？爲于僞翻。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比毗至翻。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

宣慰招討處置使。觀裴度不附羣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爲于僞翻下爲鄭同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衒胡絹翻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茂和父孝忠兄茂昭鎮易定比河朔諸鎮爲忠順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高承簡爲嘉王傅蓋嘉王運之子嗣爲嘉王故置府官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翰林學士居禁中宰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以上罷兵之議沮在呂翻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楚丘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去羌呂翻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句諸司百條倉料公廨贓贖調徵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網要而總之比部之職蓋如此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惡烏路翻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爲之。朝直遙翻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甲寅。李愬將攻吳房。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今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廬敗大梁奔楚楚封之于此爲堂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爲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還音旋又如字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廣來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曰董重質奔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鬻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爲洄曲余意洄曲蓋即時曲也及四境拒守。守音狩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比必利翻及也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澣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澣胡貫翻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唐鄧隨故裴度帶之上竟用張宿爲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去羌呂翻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九域志郾城縣有沱口鎮沱徒河翻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五溝在洄曲之北帥讀曰率大呼而進。呼火故翻注弩挺刃。挺拔也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

賊退布扼其溝中鏹路賊下馬踰溝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殿丁練翻）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置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大人五人舉烽于竟知更刻觀烽動靜烽帥知文書符牒烽候書符牒一人烽帥知文書符牒烽候）據其柵命士少休（少詩照翻）食乾糒整羈（糒頭寄翻乾也糒備也羈馬銜也羈居宜翻）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斷音短）復夜引兵出門（復扶又翻）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至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鑿居洛翻坎苦紺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節度使外宅也）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帥讀曰率）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愬軍聚附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鄭詡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夜襲蔡州城下實錄十一月壬戌朔辛酉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爲前鋒其十日朝於裴度按先七日即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蔡州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辛酉念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朔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歸朔十六日也實錄乙卯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鞠場毬場也）以淮南節度使李鄘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元和九年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輸忠於朝廷吳元濟屠其家今諸將命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爲于僞翻）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櫜古勞翻鞬居言翻櫜以藏箭鄭玄曰櫜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拜于道左董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爲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爲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車之所嚮而分左右也鄭玄禮一解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右皆南鄉西鄉爲正董南鄉君道也西鄉主道也）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悖蒲內翻）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史言裴度既入蔡李愬遣軍文城此時諸帥所及）李愬還軍文城（裴度既入蔡李愬遣軍文城皆是也蓋裴度又非諸帥比功李愬讓度非實）

（欲專地為私利者此也）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事並見上）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卒子恤翻）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余按李愬入蔡誠為奇功，史家所以取勝之由，遣文命意，實祖史漢，稱信順，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揚若唐末王式平浙東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敵之堅脆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數數，侍讀者文之遺實者多，學者其必是察之。橫，故孟翻。）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斷丁亂翻）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裴度平蔡，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乎。）先是吳氏父子阻兵，（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先悉薦翻）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塗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禾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解人之束縛，使得舒展四體，長久大伸，豈不快哉。）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史炤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文第之，余謂當時詔旨既令弘度差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蔡之將士降者有降於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於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殺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欲降而未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史炤之說，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近賊四州，賊遣蔡人攻剽，又使偽官軍，故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為于偽翻。）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死者葬其尸，又購其家。殘廢者養之，故免殘廢，謂因戰傷折肢體手足不復為完人，世世用者。）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事見二百三十五卷憲宗貞元十六年。）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屬之欲翻，託也。）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考之漢志，彼南戶口為百卒，至唐而獷戾乃耳。卿之最古人，韓欣頗多奇爾，曹俗之移人也。）過於夷狄。（嗚呼！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獷古猛翻，悍也。頗莫百翻。）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環音宦。）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還音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阽余廉翻，臨危也。）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奕當作弈，奕棋也。）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以劉晏平之善覘，其智不能委心腹計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其亦必亡而已矣。）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舊制，御史二人知驛，（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之，傳置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厩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壬辰，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潾力珍翻。）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分扶問翻。）切在塞侵官之源，（塞悉則翻。）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今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甲午，恩王連薨。（連代宗子。）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

事。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勑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謂當作唐節隨　裴度以馬摠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量音良　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爲淮西節度使。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吐突承璀六年出爲淮南監軍九年召還引鄘爲相是年十月相李鄘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出城祖道謂餞之也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見賢遍翻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史言李鄘知恥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昕李公度屢諫之。昕侯古翻考異曰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昕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　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爲尚書憂家事。心爲于偽翻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昕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曇徒含翻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說式芮翻質音致　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大將軍節右龍武大將軍以外寇初平。謂淮西初平　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爲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將軍　充威遠營使。威遠營亦非北軍也　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臚陵如翻土木浸興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下戶嫁翻　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鄘爲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德宗始命程日華爲橫海帥傳于懷直爲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爲帥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樂音洛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說式芮翻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質音致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爲于偽翻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表時掌翻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說式

內翻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馮讀曰憑自以爲深根固蒂蒂丁計翻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思相吏翻縮衣節食縮所角翻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漸貌趙人已獻城十二德州領安德長河平平原平昌鬲陵安陵六縣棣州領厭次滴河蒲台渤海五縣程權之選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爲于僞翻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龍武神武羽林三軍各分左右辟讀如闢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宋白曰舊制內官爲三軍辟仗使監戎州賞姜察建謬猶方鎮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庚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創王承宗官爵見上卷十一年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質音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絳州入于朝廷僅據入于朱滔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三州謂瀛莫滄沂密海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爲于僞翻責其決語決語決爲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弟與第同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鄉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復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臺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史招曰孟子曰係纍其子弟趙氏注云係纍縛結也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自許州徙鎮滑州謀討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摠爲忠武節度使陳許澱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不復以蔡州爲節鎮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爲勃海王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滴河漢平乘縣沃縣地隋開皇末置滴河縣廢銀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墾此通海故以商河爲名後人加水焉宋白曰縣南有滴河因以爲名會縣爲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師道遣之兵也華擊却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鎮河陽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王方慶武后聖厲中爲相歙曹涉翻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爲兵部侍郎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淮西既平上漫驕倏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史言鎛异逢君之惡數所角翻

（羨弋線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皇甫鎛以戶部侍郎相判度支，知故程异進，異起部以相，鹽鐵轉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下戶販翻，嗤丑之翻，笑也）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所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食牛向翻）比者裁損淮西糧米（比毗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悉遣之討李師道）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言鎛在度支減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既為相，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處昌呂翻下同）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言憲宗英明，且為所惑，可以見其惑姦邪）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謂獻德棣二州）韓弘輿疾討賊（謂自將討李師道）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墮讀曰隳隳音惠）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省悉景翻）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詔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繒慈陵翻）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引足於君前，不敬大矣，憲宗聰於利，不惟不察其欺，又且為其言由是鎛益無所憚（為鎛得罪張本）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時宰相更日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汶音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捶止蕊翻，近其新翻）中丞蕭俛劾奏其狀（俛音免，劾戶槩翻，今音戶得翻）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姑且也）此小事，朕自處之（處昌呂翻）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鬭聲彀（橫戶孟翻，史炤曰，鬭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聲彀取喻，余按漢書京兆尹，臣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仙（好呼到翻）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合音閤，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國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後李道古薦柳泌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既誅，而道古亦貶矣，為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薄必翻，又兵媚翻）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役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長知丈翻，幾居希翻）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理所，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為于偽翻）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樂音洛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先悉薦翻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復扶又翻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爲界，兵至滑州，爲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糧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一栖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豈止遷延之役，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楊劉鎮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隋置陽穀縣，以陽穀臺爲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宋白曰：陽穀縣本漢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文言得至陽穀，兵有利鈍也，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賊中大震。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帥讀曰率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爲試太子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時徙李愬鎮武寧以討李師道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降戶江翻。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薨立見一百三十七卷元年。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屬之欲翻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昕李存爲司空忠謀，爲于僞翻下不爲同師道檢校司空故帶之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昕，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昕，存還幕府。上常語宰相，語牛偓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大傳之言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金鄉，克之，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即古緡國城，隋置，風俗傳云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後漢分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怯，自宮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悸其季翻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爲于僞翻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漢古沭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沭州東一百八十里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沭陽漢廣陵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聿翻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好呼到翻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輿縣地，唐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即春秋魯隱公如漢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移縣於黃臺市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

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施式智翻）有然香臂頂供養者（供居用翻養余亮翻）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樂音洛）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見四十五卷永平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事並見前紀）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殿見賢遍翻）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于此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宋白曰屬鴻臚寺）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桃茢所惡也茢萑苕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轉魚正引此事茢音列又音例祓敷勿翻又音廢）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先悉薦翻）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斷丁亂翻音短）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殊死謂之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爲于僞翻懇誠也）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更工衡翻）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好呼到翻）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難乃旦翻釋氏之說談空以難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惡烏路翻）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敗蒲邁翻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殺萬餘人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既入朝以鄭權代鎮橫海）不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己（此謂滄州本州之軍也）表稱懼亂未敢離州（離力智翻）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懼重胤討其黨惡）宗奭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七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書郡國志東海郡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縣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榆縣地按漢贛榆今縣東北三十里贛榆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郡戊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郡城領義塘歸懷仁三縣高齊廢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鄫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酈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鄫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鄫故城中唐又改蘭陵為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治直之翻塹七艷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七卷憲宗王傳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廳員牙門下侯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僚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僚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僚十八人別奏大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僚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計會防禦遊奕使副僚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一人總管及子總管僚準品各減一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雜屬大軍鎮諸使已下僚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僚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遠音旋又如字頗為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為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舉行天子之命言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近其靳翻帑它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

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士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為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入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直言欲四見上卷上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禹見上卷上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嗚呼兼并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盡亦知其所以得墜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於音以鄆曹濮為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更工衡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上欲移悟宅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徂臥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改謂除書改授它鎮登即行矣言登時即行也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為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即驛亭送迎使客之所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昕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昕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為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